



一次橫渡的聯想

桑木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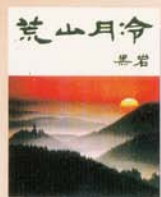
關於作者：

（六十年代即開始文學創作，後停筆，八十年代再度執筆）。

桑木，原名宋志明，一署黑岩，曳陽，1939年出生於詩巫，現為中華文藝社副會長及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學組組員，為該組文學專刊《藝盾》及《拉讓盆地文學》執行編輯。

著有小說集：

及文集：



編有《雨田詩集〈闊別〉》，《林寶昌影藝作品集》，《孫麗源藝影作品集》。其他著作將相繼結集出版有：《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小說集），《盾上人語》（文學資料與評論），《山雨欲來》（攝影集），《船家不再搖著櫓槳》（攝影與詩）及《翻山越嶺》（散文集）。

（氏於1994年8月出席廈門舉行「東南亞當代華文文學暨周穎南創作研討會」發表《六十年代拉讓盆地文學活動》一文，後收集於《當代東南亞華文文學多面觀》一書及《香港文學》128期。）





一次橫渡的聯想







澳洲 墨爾本



美國 大峽谷



年少不知愁……

石隆門《仙洞》之遊，年代忘了。左一（作者），左二穆谷，原是早年《拉讓文藝》的耕耘者，六十年代停筆，八十年代末病逝。



桑里江山水帶
來純樸的回憶

——《詩經》入史學

（本書之出版，實係作者——余英時先生，與余英時先生之合作，其合作之內容，係將余英時先生之《詩經》研究，與余英時先生之《史學》研究，合併為一書，以資參考。）

（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
與余英時先生

目錄

橫看成嶺，側成峰	1
石魚手記	4

岩石看盡倒影

歌者	9
愛的咿呀	10
山中歸來	11
史各朗河成追憶	12
傷燙雨林	14
聽山說	18
山水十四行	20
鵝卵石的記憶引記	21
煞風景	
山晨聯想	24
決心尋覓失去安土重遷的年代	26
我會踏月而來	28
這不是一場天災	30
試寫山水	31
遙寄一餐 深山秀色	34



夜過馬巒河	35
竹廊話餘	37
寫在六月烏也路森林大火	39
雨林二題	41
半山歸途小歇	43
六月	44
布拉甲詩組：	46
山麓有個切口	50
向千仞揮一揮手	52
幾時再撒野	54
一次橫渡的聯想	55
在鄉村．．．．．八月之旅	57
雨點滴透密林綠卡的時刻	59
前夕	60
午夜西斜	63
長橋的午後	65
岩石看盡倒影	67
南中國海的誘惑	69
隔岸觀火記	71

夢里含笑

童年	73
童年、滑跌一跤的經驗	74
夢里含笑	76

感言 77

寫在父親節

說及母親的斷篇殘簡 79

端午節 80

端午偶感 81

七月冥紙 83

盛會 84

掬取歲月印口 86

有關月亮傳說詩抄 87

偶遇 89

拆翅之後

不染 91

無聲風景 92

望及神山 93

雨後·午后 94

情詩未寄 95

心事二則 97

一壺濃茶是昔日風雨 99

再度吟別 101

行腳者，只買一只風燈 103

髮髻 105

峇都吉當河· 107

四十年來，聚一聚 109



停泊，成了河的休止符	112
試寫天堂鳥	114
在流放的恍惚中·····	116
拆翅之後	118
螢也低飛	119
曾有過這樣一個雨季	120
試寫一封月色	122
沒趕上港灣的日落	123
夜渡無題	125
啟齒	126
葉落偶感	127
向晚登塔	128
街頭詩抄	129
臨時舞台搭在停車場上	132
古達鎮的上空	134
戲之幻影	136
福州油傘	137
明天彈起你的沙貝琴	139
舞渡詩畫的凝結浮動的千山	140
那一夜朗唱會結束後	142
祖父老厝壁上肖像	144
寶蓋下啟示錄	146
要怪砍樹人嗎？還是·····	148
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150

砂風吟	152
我不是黑鳥	154
請買一份戰事吧．．．．	156
另類紙燈籠	158
見你吟詩時．．．	160
風嘯過碧湖	162
跋：為尋找一顆星	164



哲學大師康德曾說過：「世上是無窮的求知，胸中是
 建國的熱情，口中是金銀的公憤而動，思之而後，志
 之而後，奮發為一。」

581 雪夜 (四首) 阿非利加	110
582 秋夜無聲	111
583 上馬坡的晚鐘聲	112
584 新年序曲	113
585 新年晚禮	114
58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15
587 紅雲一城月色	116
588 上馬坡的日落	117
589 暮夜無聲	118
590 新年序曲	119
591 新年晚禮	120
59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21
593 紅雲一城月色	122
594 上馬坡的日落	123
595 暮夜無聲	124
596 新年序曲	125
597 新年晚禮	126
59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27
599 紅雲一城月色	128
600 上馬坡的日落	129
601 暮夜無聲	130
602 新年序曲	131
603 新年晚禮	132
60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33
605 紅雲一城月色	134
606 上馬坡的日落	135
607 暮夜無聲	136
608 新年序曲	137
609 新年晚禮	138
61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39
611 紅雲一城月色	140
612 上馬坡的日落	141
613 暮夜無聲	142
614 新年序曲	143
615 新年晚禮	144
61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45
617 紅雲一城月色	146
618 上馬坡的日落	147
619 暮夜無聲	148
620 新年序曲	149
621 新年晚禮	150
62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51
623 紅雲一城月色	152
624 上馬坡的日落	153
625 暮夜無聲	154
626 新年序曲	155
627 新年晚禮	156
62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57
629 紅雲一城月色	158
630 上馬坡的日落	159
631 暮夜無聲	160
632 新年序曲	161
633 新年晚禮	162
63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63
635 紅雲一城月色	164
636 上馬坡的日落	165
637 暮夜無聲	166
638 新年序曲	167
639 新年晚禮	168
64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69
641 紅雲一城月色	170
642 上馬坡的日落	171
643 暮夜無聲	172
644 新年序曲	173
645 新年晚禮	174
64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75
647 紅雲一城月色	176
648 上馬坡的日落	177
649 暮夜無聲	178
650 新年序曲	179
651 新年晚禮	180
65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81
653 紅雲一城月色	182
654 上馬坡的日落	183
655 暮夜無聲	184
656 新年序曲	185
657 新年晚禮	186
65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87
659 紅雲一城月色	188
660 上馬坡的日落	189
661 暮夜無聲	190
662 新年序曲	191
663 新年晚禮	192
66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93
665 紅雲一城月色	194
666 上馬坡的日落	195
667 暮夜無聲	196
668 新年序曲	197
669 新年晚禮	198
67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199
671 紅雲一城月色	200
672 上馬坡的日落	201
673 暮夜無聲	202
674 新年序曲	203
675 新年晚禮	204
67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05
677 紅雲一城月色	206
678 上馬坡的日落	207
679 暮夜無聲	208
680 新年序曲	209
681 新年晚禮	210
68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11
683 紅雲一城月色	212
684 上馬坡的日落	213
685 暮夜無聲	214
686 新年序曲	215
687 新年晚禮	216
68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17
689 紅雲一城月色	218
690 上馬坡的日落	219
691 暮夜無聲	220
692 新年序曲	221
693 新年晚禮	222
69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23
695 紅雲一城月色	224
696 上馬坡的日落	225
697 暮夜無聲	226
698 新年序曲	227
699 新年晚禮	228
70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29
701 紅雲一城月色	230
702 上馬坡的日落	231
703 暮夜無聲	232
704 新年序曲	233
705 新年晚禮	234
70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35
707 紅雲一城月色	236
708 上馬坡的日落	237
709 暮夜無聲	238
710 新年序曲	239
711 新年晚禮	240
71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41
713 紅雲一城月色	242
714 上馬坡的日落	243
715 暮夜無聲	244
716 新年序曲	245
717 新年晚禮	246
71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47
719 紅雲一城月色	248
720 上馬坡的日落	249
721 暮夜無聲	250
722 新年序曲	251
723 新年晚禮	252
72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53
725 紅雲一城月色	254
726 上馬坡的日落	255
727 暮夜無聲	256
728 新年序曲	257
729 新年晚禮	258
73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59
731 紅雲一城月色	260
732 上馬坡的日落	261
733 暮夜無聲	262
734 新年序曲	263
735 新年晚禮	264
73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65
737 紅雲一城月色	266
738 上馬坡的日落	267
739 暮夜無聲	268
740 新年序曲	269
741 新年晚禮	270
74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71
743 紅雲一城月色	272
744 上馬坡的日落	273
745 暮夜無聲	274
746 新年序曲	275
747 新年晚禮	276
74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77
749 紅雲一城月色	278
750 上馬坡的日落	279
751 暮夜無聲	280
752 新年序曲	281
753 新年晚禮	282
75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83
755 紅雲一城月色	284
756 上馬坡的日落	285
757 暮夜無聲	286
758 新年序曲	287
759 新年晚禮	288
76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89
761 紅雲一城月色	290
762 上馬坡的日落	291
763 暮夜無聲	292
764 新年序曲	293
765 新年晚禮	294
76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295
767 紅雲一城月色	296
768 上馬坡的日落	297
769 暮夜無聲	298
770 新年序曲	299
771 新年晚禮	300
77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01
773 紅雲一城月色	302
774 上馬坡的日落	303
775 暮夜無聲	304
776 新年序曲	305
777 新年晚禮	306
77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07
779 紅雲一城月色	308
780 上馬坡的日落	309
781 暮夜無聲	310
782 新年序曲	311
783 新年晚禮	312
78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13
785 紅雲一城月色	314
786 上馬坡的日落	315
787 暮夜無聲	316
788 新年序曲	317
789 新年晚禮	318
79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19
791 紅雲一城月色	320
792 上馬坡的日落	321
793 暮夜無聲	322
794 新年序曲	323
795 新年晚禮	324
79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25
797 紅雲一城月色	326
798 上馬坡的日落	327
799 暮夜無聲	328
800 新年序曲	329
801 新年晚禮	330
80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31
803 紅雲一城月色	332
804 上馬坡的日落	333
805 暮夜無聲	334
806 新年序曲	335
807 新年晚禮	336
80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37
809 紅雲一城月色	338
810 上馬坡的日落	339
811 暮夜無聲	340
812 新年序曲	341
813 新年晚禮	342
81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43
815 紅雲一城月色	344
816 上馬坡的日落	345
817 暮夜無聲	346
818 新年序曲	347
819 新年晚禮	348
82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49
821 紅雲一城月色	350
822 上馬坡的日落	351
823 暮夜無聲	352
824 新年序曲	353
825 新年晚禮	354
82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55
827 紅雲一城月色	356
828 上馬坡的日落	357
829 暮夜無聲	358
830 新年序曲	359
831 新年晚禮	360
83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61
833 紅雲一城月色	362
834 上馬坡的日落	363
835 暮夜無聲	364
836 新年序曲	365
837 新年晚禮	366
83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67
839 紅雲一城月色	368
840 上馬坡的日落	369
841 暮夜無聲	370
842 新年序曲	371
843 新年晚禮	372
84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73
845 紅雲一城月色	374
846 上馬坡的日落	375
847 暮夜無聲	376
848 新年序曲	377
849 新年晚禮	378
85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79
851 紅雲一城月色	380
852 上馬坡的日落	381
853 暮夜無聲	382
854 新年序曲	383
855 新年晚禮	384
85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85
857 紅雲一城月色	386
858 上馬坡的日落	387
859 暮夜無聲	388
860 新年序曲	389
861 新年晚禮	390
86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91
863 紅雲一城月色	392
864 上馬坡的日落	393
865 暮夜無聲	394
866 新年序曲	395
867 新年晚禮	396
86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397
869 紅雲一城月色	398
870 上馬坡的日落	399
871 暮夜無聲	400
872 新年序曲	401
873 新年晚禮	402
87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03
875 紅雲一城月色	404
876 上馬坡的日落	405
877 暮夜無聲	406
878 新年序曲	407
879 新年晚禮	408
88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09
881 紅雲一城月色	410
882 上馬坡的日落	411
883 暮夜無聲	412
884 新年序曲	413
885 新年晚禮	414
88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15
887 紅雲一城月色	416
888 上馬坡的日落	417
889 暮夜無聲	418
890 新年序曲	419
891 新年晚禮	420
89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21
893 紅雲一城月色	422
894 上馬坡的日落	423
895 暮夜無聲	424
896 新年序曲	425
897 新年晚禮	426
89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27
899 紅雲一城月色	428
900 上馬坡的日落	429
901 暮夜無聲	430
902 新年序曲	431
903 新年晚禮	432
90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33
905 紅雲一城月色	434
906 上馬坡的日落	435
907 暮夜無聲	436
908 新年序曲	437
909 新年晚禮	438
91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39
911 紅雲一城月色	440
912 上馬坡的日落	441
913 暮夜無聲	442
914 新年序曲	443
915 新年晚禮	444
91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45
917 紅雲一城月色	446
918 上馬坡的日落	447
919 暮夜無聲	448
920 新年序曲	449
921 新年晚禮	450
92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51
923 紅雲一城月色	452
924 上馬坡的日落	453
925 暮夜無聲	454
926 新年序曲	455
927 新年晚禮	456
92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57
929 紅雲一城月色	458
930 上馬坡的日落	459
931 暮夜無聲	460
932 新年序曲	461
933 新年晚禮	462
93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63
935 紅雲一城月色	464
936 上馬坡的日落	465
937 暮夜無聲	466
938 新年序曲	467
939 新年晚禮	468
94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69
941 紅雲一城月色	470
942 上馬坡的日落	471
943 暮夜無聲	472
944 新年序曲	473
945 新年晚禮	474
94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75
947 紅雲一城月色	476
948 上馬坡的日落	477
949 暮夜無聲	478
950 新年序曲	479
951 新年晚禮	480
95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81
953 紅雲一城月色	482
954 上馬坡的日落	483
955 暮夜無聲	484
956 新年序曲	485
957 新年晚禮	486
95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87
959 紅雲一城月色	488
960 上馬坡的日落	489
961 暮夜無聲	490
962 新年序曲	491
963 新年晚禮	492
96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93
965 紅雲一城月色	494
966 上馬坡的日落	495
967 暮夜無聲	496
968 新年序曲	497
969 新年晚禮	498
97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499
971 紅雲一城月色	500
972 上馬坡的日落	501
973 暮夜無聲	502
974 新年序曲	503
975 新年晚禮	504
97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05
977 紅雲一城月色	506
978 上馬坡的日落	507
979 暮夜無聲	508
980 新年序曲	509
981 新年晚禮	510
98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11
983 紅雲一城月色	512
984 上馬坡的日落	513
985 暮夜無聲	514
986 新年序曲	515
987 新年晚禮	516
98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17
989 紅雲一城月色	518
990 上馬坡的日落	519
991 暮夜無聲	520
992 新年序曲	521
993 新年晚禮	522
99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23
995 紅雲一城月色	524
996 上馬坡的日落	525
997 暮夜無聲	526
998 新年序曲	527
999 新年晚禮	528
100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29
1001 紅雲一城月色	530
1002 上馬坡的日落	531
1003 暮夜無聲	532
1004 新年序曲	533
1005 新年晚禮	534
100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35
1007 紅雲一城月色	536
1008 上馬坡的日落	537
1009 暮夜無聲	538
1010 新年序曲	539
1011 新年晚禮	540
101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41
1013 紅雲一城月色	542
1014 上馬坡的日落	543
1015 暮夜無聲	544
1016 新年序曲	545
1017 新年晚禮	546
101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47
1019 紅雲一城月色	548
1020 上馬坡的日落	549
1021 暮夜無聲	550
1022 新年序曲	551
1023 新年晚禮	552
102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53
1025 紅雲一城月色	554
1026 上馬坡的日落	555
1027 暮夜無聲	556
1028 新年序曲	557
1029 新年晚禮	558
103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59
1031 紅雲一城月色	560
1032 上馬坡的日落	561
1033 暮夜無聲	562
1034 新年序曲	563
1035 新年晚禮	564
1036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65
1037 紅雲一城月色	566
1038 上馬坡的日落	567
1039 暮夜無聲	568
1040 新年序曲	569
1041 新年晚禮	570
1042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71
1043 紅雲一城月色	572
1044 上馬坡的日落	573
1045 暮夜無聲	574
1046 新年序曲	575
1047 新年晚禮	576
1048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77
1049 紅雲一城月色	578
1050 上馬坡的日落	579
1051 暮夜無聲	580
1052 新年序曲	581
1053 新年晚禮	582
1054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83
1055 紅雲一城月色	584
1056 上馬坡的日落	585
1057 暮夜無聲	586
1058 新年序曲	587
1059 新年晚禮	588
1060 寄南地流蘇一樹兩年	5

橫看成嶺，側成峰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那是蘇軾的佳句，間中有著深識的哲理，表面寫的是山之景色，變化多端，實際是廬山是表，世事是里，廬山只是借喻，世事才是主題。蘇軾以其多姿多彩的詞句，生動地說明了當局者迷，主觀者偏的道理。

廬山是離我們太近了，什至就於在山中反而只見細節，不見全貌。

詩不是哲學，但可以含蓄哲理，就在詩人表現個人思情中，一樣可以探討到普遍的道理。有些哲學家不喜歡詩詞，也有詩人不喜愛哲學，偏偏卻是毫無詩意的哲人未免失去枯燥與嚴肅，反之只耽於個人詩情而不能提升為普通真理的詩人，也難成大器。因此只喜歡讀詩的感情而又陶醉於作品抒情的洋溢，也就無法感受詩的廣闊天地。正如人生，不但可以抒情，也可論理。

哲學大師康德曾寫過：「頭上是燦爛的星空，胸中是道德的規律，以二者令我滿心驚奇而敬畏，思之愈久，念之愈深，愈覺其然。」



這句話，不只是知性和感性兼具，雖非純詩，卻是充滿詩意，意象非凡。

02 就詩論事

六十年代 詩人寫下：

“我是詩

我是子彈

我知道在那里開花

射向敵人的心臟．．．．．”

至到今天，有人撿起這首詩，沾沾自喜地談論著。

九十年代的清晨，我無意中在一本詩集，翻到一首寫於此時此地的詩篇。

“暴君用槍杆子寫詩

子彈是字粒

寫在你我他的身上

一行行的史詩

每一個字是一滴叫號的血”

事隔卅年，世界依舊不變，還是講究暴力，打著和平手語的部隊，在別人的土地上開槍殺人。地球上打著一個

輕微的噴嚏，有人就感到地球開始頭痛和發燒，光禿的腦袋已被陽毒暴曬。魯迅槍斃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阿Q精神，依然復活。民主是什麼？在古老翻身土地的廣場，曾用坦克碾碎的身軀，鮮血淋漓兩個字，五千年了，仍然字不成形。＜其實詩人與歌手即是城池里的青蛙，吞吐著單調的咯咯咯與呱呱呱＞（方昂：歌手與詩人）。

顧城，以一把石斧和一條繩索，用他愛人的血和他伸出的脖子，於九十年代的今天，寫了一首暴戾詩篇、詩人啊，詩人，已朦朧！

30.10.1993



<石魚手記>

《試寫天堂鳥》自剖記

拙作《試寫天堂鳥》，用<試寫>兩字是有原因的。因為天堂鳥雖是長於熱帶雨林的一種花卉，但在見到它時，早被人們移植在酒店花園，或是一般公園，當著一種綠化的點綴。總之，經過一番翻種的天堂鳥，與<野花>總有一些區別。因此在寫天堂鳥的感受，就受到<試寫>的束縛意象。

寫<天堂鳥>的衝動，是在旅澳期間。於悉尼，見到一串串來自家鄉的花簍，待售的天堂鳥，因此引起鄉愁。而當地賣花小販則告訴我，澳洲北部雖有種植天堂鳥，但大部份來自國外的印尼，和馬來西亞，而我卻表示來自馬來西亞，客居貴國。想不到這麼簡單的表白，卻引起了他的巨大羨慕和嚮往。他羨慕的是：我們的熱帶雨林的山川大河，森林里的千萬種昆蟲植物，在國外，當人們提及你的國家，你的國情，那是一種十分敏感的微妙感覺，至少可以令人感到一種生在馬來西亞的榮譽。在這一段時日，也偶遇一些來自我國，<為了下一代>教育而落戶在此，過著一種對自己國家資訊封閉的困頓和無知，而深感遺憾。想及天堂鳥，因此我寫及<困頓了展翅欲飛／在那里／無法聽到啼春喜悅／喚偶急卻／萬物身影／多有造物者戲謔

的筆觸．．．．．＞。

在墨爾砵一戰爭紀念碑見到：

＜BORNEO WAR 1962＞字樣，令人想起家鄉的天堂鳥。所謂＜1962 婆羅洲爭戰＞，大略指六十年代，我國爭取獨立鬥爭，引爆一陣動亂的歷史事件。不論歷史是非功過，在洋人印象中，那一場森林戰役，殖民主義者總是那時代的贏家。天堂鳥是否是像徵那時理想主義著困境的意象。於是我寫著：＜掙脫不了千年的咒章／被詛為一隻永不起飛鳥／修長姿采／即是一根柵欄／困頓了展翅欲飛＞。

理想主義者的困境，在惡劣環境中，於是、＜天堂之路／是每朵天堂鳥的訴說＞。當然，在那風雨年代，＜偶而被採／包以人間一道符／運往花市途中．．．．．＞。那是花（人）間浩劫的直接描述。寫的是花，想的是人的不幸與心酸。若你是一朵天堂鳥，你是否與我一樣＜多想在繩困／奮然而去／一陣風／了斷心願＞。

《試寫天堂鳥》寫於96年，旅居於澳，回來後擱置一旁。兩年後在整理舊稿偶然發現，經過一番再度修飾，發表於98年2月間《集園》副刊。也算是＜一陣風／了斷心願＞。在此自剖，並非沾沾自喜、臭美。只是以讀詩激情，道出寫詩心境。因為在外人眼中，常愛把詩的晦澀，



套在現代詩上，著為找尋藉口，拙作《試寫天堂鳥》是否難解，則看各位的讀詩感受。(230498)

附：一試寫天堂鳥

掙脫不了千年的咒章
被詛為一隻永不起飛鳥
修長姿采
即是一根柵欄
困頓了展翅欲飛
在那里
無法聽到啼春喜悅
喚偶急卻
萬物身影
多有造物者戲謔的筆觸
禁箇於花簇之間
天堂之路
是每朵天堂鳥的訴說
偶而被採
包以人間一道符
運往花市途中
多想在繩困
奮然而去
一陣風



了斷心願

在澳洲悉尼花市中，見到一串串待售天堂鳥，據說她們的老家是在印度尼西亞的熱帶雨林中。在墨爾砵一戰爭紀念碑，見到（BORNEO WAR 1962）字樣，令我想起家鄉的天堂鳥。

96年墨爾砵



1945年，在倫敦，他作《此為天賦之詩》
(This is the gift of the gods)。

他作此詩，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伊尼士之子，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之意，其意為非但非一物，且中其非也。此詩



岩石看盡倒影



歌者

(盤地而坐面向沸騰的人潮，誰說長屋沒有歌手．．．)

譜在心坎

奏於

微風細雨

唱絕

一盞油燈

一床破蓆

伏傷的咽喉

歲月期艾艾地流過

溪碎的音符濺起

多石筍的流域

風雨的昨日

(寫於人潮沸騰的桑坡)

9.8.1989



愛的咿呀

惦記著睡在“紗籠”吊籃的嬰孩

以輕快的飛步

背著黃昏地趕完山路

顧不了汗衫的濕漉

急忙地解開胸襟

舔濕指頭

一揉那飽脹的乳房

擠出水槍似的奶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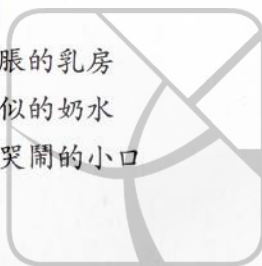
射向懷中哭鬧的小口

母女倆

像四月雨後洗滌的卵石

尋得歡心真笑

融於愛的咿呀



山中歸來

謝靈運詩題省史

深山歸來
迎著晨風
採的
不是深山的巴古和米谷
背著夕陽
採的
不是深山竹筍和蕉葉
踐淺灘，踩嶙石
只是為了
風的細語，雨的承諾
來自
山的青，水的綠。



史各朗河成追憶

長舟駛過，你巨大的濃蔭就開始在水面浮動，好似夢中掙脫著醒來，陽光在水波上飛舞，編織著金色幻影，渴望風吹來一陣枝桠聲響，跟著水飄展延或雜草中尋找悠游．．．．．

十八世紀

你曾經火焰是一把

被山雨摧殘著

雨滴、雨流成火苗

在這

山巒連綿

從這裡到那里

我們曾縱橫天下

把濃煙燒得扶搖直上

把黑夜燃點．．．

如今

野火燒遍焦土

卻讓寂寞撫著青苔

沉於心靈，在身上

直所有的夢魘

一再無力地

要點，要燃

在絕處逢生時
在狂風暴雨中
閃動不已

夢終成悲戚
在恆古荒涼下
一把曾經亮起火焰
照過洪荒歷史
燒成舉目殘山
覆蓋被人遺忘
一把火照亮的
驚天動地的剎那
犀鳥羽毛在飛舞
一聲呼嘯
河上歲月
都曾被
照亮過去



後記：史各朗河(SG. SKRANG)位於砂拉越第二省內陸，伊班民族英雄林達(LIBAU RENTAP)曾在那里扎營，於十八世紀煽起抗暴火焰與拉者使者決一死戰



傷燙雨林

淚落無聲

(鳥已遠去，焉有聲？)

恍惚雨林

穿過一個身影

我道是犀鳥

原來只是落葉

一片

又是山峰相擁相擠

衰老

乾涸歲月自榨一滴淚

在那自落晚風最後

旋轉

旋轉

(深山落葉有聲，我的抵達，小心翼翼，是否也騷擾了你的靜穆修身)

河里所見

終於

山裡谷鄉

你的破網
在水中只能撈到
一身濁黃

明知山水在污染
魚群早失散
你卻堅持白天
撈一
失落明月

夜行記

一輛冷古舍的蹣跚
讓旅人和貨物相擁著
就這樣

翻山越嶺
癡纏著雨林河殤
日落、昏黃
漆黑深夜
一聲驚叫

拐進另一山道黝黑
把村落的螢光
衝撞得彎彎曲曲．．．．．。



山里谷浪

陡峭岩壁移動

在風中

就不見一船帆

只有

隱約山路

迎來一冷古舍

從霧中潛上山頂

身後陽光

被山雀鳴啼燃點

霧海沸騰開始退潮

山林綠浪

呈

一片金黃

山水變曲錄影

預約錄下

應該是

山 明 水 秀

為何 REVERSE 以後再 PLAY.

卻是

仰臥木桐浮屍

在濁黃

山水中

偶感

很想在深山燃點孤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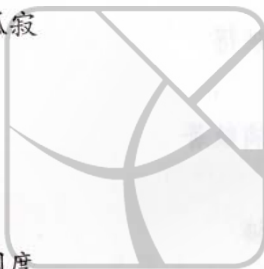
把憂郁成捆

燃成石灰

讓生命沸騰

煙霧飄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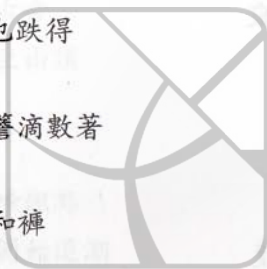
在那無人過問的國度



聽山說

(肯雅人相信，山有山神，樹亦有魂魅)

流不出淚
只因儲聚百年樞幹
遂漸枯竭
砍一魂魄
山的靈魂也跌得
一蹶不振
夜里對著簷滴數著
天亮時刻
白天曬衣和褲
翻來覆去
盡是河中浪沙和細土



肯雅人說
那是山魂離去的預兆

長鋸無辜

一聲令下
嘴尖厲牙

詛咒山林

慶功宴會

早被遺忘

躺於舊日貨倉

留下一片瘡痕

則是

永遠無法

殘局收場



山水四十計



山水十四行

(松鼠仍忙碌在枯草落葉中，焦急地收拾林中最后
一批果實．．．．．)

蒼蒼山水
在風吟細語中
彼此詫異
那些沒有枝葉的樹林
一些長於谷底
一些生於山頂
支撐著這清水舞台
老得活像千年
年少也走過 350 年歲月
一紙封殺
卻因促銷
頭戴羽毛內陸風情之誤
草菅熱帶雨林
禽 飛 獸 走

鵝卵石的記憶引記

煞風景

只是默默地望著你

在你遺留餘漬

天長地久

蛙鳴 虫唧 蟬嘶

噪聲入夜贏過白天

薰風掩過水面漣漪

游魚穿梭水深

只因伐木聲起

成群結隊 無故消失

嘯呼掠過山涼

消散於黑夜

唯那小溪默默不語

把心事

藏深河底

就讓山水

訴說

永駐留水面



淡淡月光

就聽說

溪邊有鵝卵石

(有風景的地方，就有她)

在大壩修建前

濃密防風杯中

成堆成壘

遍佈河畔

年少垂釣

總愛陪著孤寂

撿石，捉蝦童年

總愛納入

水戰遊戰

或是

持鵝卵石

斜刺里飛擲而出

旋轉之後

打擊連接

亮麗水花

然後 沉墮水底

曾幾何時



懸轡鼻山

這河溪失去陽光
完全扮著不同另一身世

就聽說
有人意外
在這裡拾到的鵝卵石
已是
綻開裂痕
斑斑可數
裂紋深處
數出一行
行
淚痕



(地方的發展，不因幾隻昆蟲，幾株植物而作罷，卻不知我們為了文明，付出傷痕累累的代價。)

1.10.95 重抄



山晨聯想

心靈中的星辰
並不遙遠

年代
以睥睨群山氣勢
捍衛密林深涯
以雄偉姿勢
呈史詩生命

那里
彌漫濕氣朝氣
鳥雀
穿梭其間
蒼山
唱虛無漂渺蒼翠
穹蒼下
不知天上有人間

綠林千萬山徑
也不缺陽光明媚



山空 鳥不語
 林中山曲
 晨霧山石共鳴千年
 舞
 萬葉與蝶

(1987年4月，慕綠山途中，匆匆留下詩篇，事隔十年，在舊稿中尋至，伴我入山情豪，歲月已是十年的感嘆。)



決心尋覓失去安土重遷的年代

因為伐木與建壩，安土重遷年代逐漸遠離我們而去．．．

卻不灌田溉畝

也不同堂相聚

失去

土地無水之親

無情無意

祖先

對鄉土情懷不捨變棧

從何說起



一切不完整的空洞乾枯

逐水草而居生涯

斬斷而去

一次的技寨遠征

新址紮營

都與落地生根有約

何時重逢

家中老屋

一千舊家舊物的來龍去脈

唯有夜深尋覓

前人遺下老樹濃蔭
 青藤綠苔
 自己手植花草蔬菜
 處處均是歷史
 讓人興起溫馨聯想
 一年風雨時日
 言及
 歷史傳說
 相見含笑人情掌故
 一如老酒陳釀
 人 與 地
 交織著真性情
 愈覺別緻可愛



23.2.1996

來面只觀會港

造民中山

運寶林山營玉

華山鎮城關

蒼山中山林照如

平是銀城

民華中山路清

新寶山鎮城關

華山鎮城關

蒼山

白雲台中山林照如

華山鎮城關

華山鎮城關

中山

華山鎮城關

華山鎮城關

華山鎮城關

中山

華山鎮城關

華山鎮城關

華山鎮城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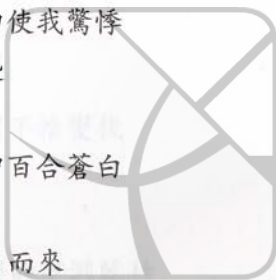
華山鎮城關



我會踏月而來

山中月色
正替山林剪影
那幽黯的綠
映照林中掛著
拂曉星子
訴說山中事故
月也匆匆使我驚悸
山風來襲
帶著
古老林中百合蒼白

我會踏月而來
在林中
尋覓昔日歡笑
熱淚相見
期待在叢山黯暗
在歲月逝去中
多想憑這記憶
相擁拾級而上
而月色止水 芳草萋迷
千年夢里



還有什麼曲折和反覆
讓你

含淚低吟

靜寂一樣的山

淚珠凝結

已成定局的水

1998. 都門

(聖誕節前夕，遙向朋友問候祝福，而不寄聖誕卡，為的是在環保聲響中，多想拯救林中的一樹一木。)



這不是一場天災

穹蒼不語

撒我一把西加里曼丹烈火

舞得山河色變

獸散飛鳥魚群在飲泣

尋覓被噬棲身之所

就是白天也燃點得薰黃

霧中在圈在點

塗得人間禍土哀歌

存糧，斷糧

爭執風雨

共釀與這土地共相廝守承諾

(夢迴星空呢喃，逃之一剎那)

熱風何時吹及

迎接這

乾旱季節的反常

26.9.97

試寫山水

橫看成山

山山崢嶸 滾滾雲簇
相擁在
四處打探風吟的溪水

古木參天
為的是逆風而來
在那太陽照著的谷地

含笑石林在 遠山
青苔貼滿雲 深處

普南族人的神話與傳說
卻在
一山獨秀

詩末一山獨秀是指摩鹿山列的火焰山 (GUNUNG API)



深山可好

深山可有消息
叨叨不停
卻是那小溪
行了一陣又一程

說是昨夜山峰的冷冽
驅散築巢的鳥群
其實喧嚷
卻來自山下

流言說
要把古老山徑來剷除
要將綠浪來覆蓋
只有那不知趣的老樹
還在強調細緻年輪
嘲笑昨夜風雨的來臨

你昨日走過的山徑
今朝已蓋覆了枯黃
我不信他們這一套
也不談流言

當我邁步行進時
卻在山果落實的聲音

水的另一面

好似平鏡涓涓流
疑是銀河『落九天』
飛瀑
洶湧吞噬一切波濤
幻變
露水，愛戀於晨光的草尖

怎能想像
她是大河泱泱
逸出自然規律
自成一格

只有你
在膨脹，攝氏四度之後

唉，H₂O
水的另一面。



遙寄一餐

深山秀色

長縷云青擁在陡立山色
透明水晶為討一盞而藍
卵石為水在閃爍
鋪下風吟遠在山
長舟輕越晴嵐翠色
散作金闕銀絲
顫動藍天的倒影
沫上一道晶瑩卻是蒼嚴碧樹
隱隱約約，蒼蒼點破迷霧而至
以一身豐潤之羽
黑色眼眸，蹣跚山水浮動
脖子一伸粉紅，將嘴塞進豐羽被子
再以兩隻蹣跚插進岸的泥濘
打起湖的眈來
在那山洪著慌，電鋸咆哮之前……

（寫於吉莘芭河內陸）

夜過馬巒河

(六月與三五同好，遠赴拉讓江上游，吉蒂芭河流域，途中夜宿
馬巒河(SG.MELUAM))

飲盡最後一滴杜亞

長老的故事

也接近尾聲

竹廊火堆

也嘆盡了一口氣

嘶啞的班頓也停泊在

雅扎舞者的夢鄉

抽一抽，洛各煙吧



打長板凳

挪到曬穀竹廊

仰數滿天星籟

聆聽小溪，細聲又細聲的輕唱

螢火閃爍

伴著

蛙聲二重奏

在編織老古深山的傳說



迴響

濺出乳白杜亞

野火燠燠

米香飯

正舞著六月的豪情

你那雙眼眯情

在傾訴

濺出奇石浪花

詮釋深山的雲和霧

不知何時

臉上淌著是淚或露

夜已殘

西月

正

隱

於朦朧的夢嚟

驀然傳來

揆翅的驚山

夜梟．．．



竹廊話餘

雨林中的傳說
野花小草在從遷
流言鋪成了石屎小道
兩旁魚塘也填平
古舊殘簷在脫落
古老傳統長屋生涯也晚節不保
林中鳥鳴 你在何方
辨別正與邪

擁在昔日竹廊話餘
詳說河上狂風細雨情
早已煙消散
僅見電視螢光聲波，打打殺殺
劃破山寧野靜
年輕心事
早已陪葬城市節奏的熾熱
木山淘金一夢江塵墮落
僅遺下殘餘罪戾

過客的夜間班頓
似幻似影



偶而星光璀璨夜間
是否能挽回
河畔夜蟲奏鳴
則成了風雨中流傳
即使「卡歪」佳節在即
為了「杜亞」與雅扎之魂
依舊背著昏黃
燃點枯枝
期待炊煙四起
不知時刻是什麼



寫在六月烏也路森林大火

風和火相擁

在舞著

搖醒了古森林的老夢

所有豎笛手都醒了

在蒼黃的日暮

以搖曳的姿態

奏起了恨的咒語

風在動，火在笑

編織了死亡的交響

很綠葉，很樹軀

躍進赤的火海



蕭蕭木

昂著頭，淚水撫著呻吟的焦土

是酩酊時刻

顫慄在夜的淒涼

消逝的雷

風雨電

茫然一瞥



而我卻
聽著沒有方向的風語
試
扣一扣
山雨欲來的風滿樓
聽一聽
急迫驚惶的哀號
好似
那木立的吹簫人
只顧
踩踏自己從不叫喊的影子



雨林二題

到此一遊

驚

自己卻是孤獨者

於陡峭路道 涉過綠水盡頭

群山把自己舒展回味

試造一道隱藏山谷

跨於彩雲間

腳下

聽見森林謝絕

坎 坎 斧木聲



從不敢越過雷池半步

一片落葉

也那么戰戰兢兢

誰知引來

反目成仇的下場

信乎

人間有手引來白刃

一聲鋒厲



召來電鋸

楚痛卻一樣

雨林二眼

道一此此



不到煩蝕壓雷半走

一此若紫

沙那必輝輝整

路崎路停來

氣目量出能下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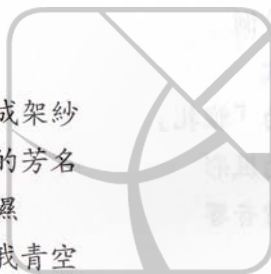
許半

人開有平民車由以

一第我原

半山歸途小歇

泊港心事總是缺少折疊
懷舊或許有些微辭
此時天涯遠行不甘寂寞
千夢泫然只讓他面目遂漸消失
若不是三千年一念之差
何若還要自身在坑里熬煮
卻要我隔岸觀火
你那赤身酣臥
只把心酸歲月織成架紗
夢中一夜重尋你的芳名
瀟瀟雨淋我一身濕
只剩一副清瘦撐我青空



後記：神山歸途小歇，已是黃昏時刻，山霧已遂漸迷濛，再不走就要迷失方向。



六月

六月的熾熱
還是火一般
鏗鏘銅鑼聲
掩不住
心靈長廊的空寂

稻田依舊醉倒
昨夜的狂歡
只是新潮的「雅扎」
失去舊日的風彩
手提半導體音響
早已代替
夜吟的班頓

溪水潺潺暗嘆
咖啡屋的流落
吸著喧嘩
吐出煙塵
昔日河邊洗濯的少女

木山在哭泣
遠離長屋

送來斷魂少年人……



布拉甲詩組：

飛越巴拉谷急灘

岩石露出森然的尖牙

咬得浪舌翻滾

烏雲壓低了山谷

漩渦的飢腸轆轆

消化著沉深的寒骨

飛濤激浪

迎頭一劈

迸裂水花閃閃

舷外摩多

嘶啞的叫喊

衝呵

山林在呼嘯

山壁在傾斜

大地震蕩了

長舟

昂首長鳴

奔馳直上

迎接崛起激浪的高牆

在「日拉岸」的微笑中．．．



(巴拉谷急灘即PALAGUS
RAPIDS，位於赴布拉甲途
中。日拉岸指年輕的加央領港者，
擁有十多年領港經驗)

山雨

輕紗散著亂髮
遮斷了遠山
夾著風吟
來自山谷，灑在江面
浮動木船
拔開鐵錨
木筏正徐徐離岸
水面人語
宣紙般的水墨
逐漸浸潤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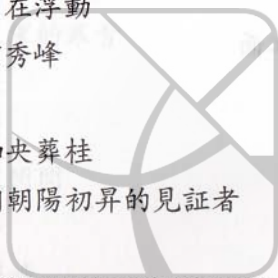
(布拉甲途中所見)

深山的清晨

萬籟俱寂
重疊著峰巒
僅聞鳥語



遠處
傳來徐徐教堂早禱聲
咯
加央老婦的櫓槳
劃醒了沉睡中的水波
岸上的小食店
乾盤麵早已跳躍在滾水嘶啞中
天壁
一線微明在浮動
灑在千重秀峰
昂立
遠山的加央葬桂
是第一個朝陽初昇的見證者



(葬桂是加央族群墳山的標誌，聳立於高山之上，仰望江河)

給肯雅少女

你那刺滿圖案的雙手
黑而矚目
托著下巴
在思考
深山密林的風雨
在詮釋

無言的獨白和寂寂

YIAN, YIAN, YIAN . . .

在呼喊中

誰也沒想到

你那

木訥沉思的族群

於龍舟競賽險勝的時刻

也有激情的浪花

內心的呼喚

YIAN, YIAN, YIAN

(肯雅或加央婦女雙手雙腳都刺滿漆黑的圖騰作為辟邪的標誌。

YIAN ~ 「肯雅族語即快，快．．．．．加油之意」)



山麓有個切口

傳說

風在林梢設宴

款待這一道陽光最後

野蕨已枯

鯽魚也失去蹤影

是農藥

吞雲吐霧

河流改道有關 . . .

自從電鋸聲響噓寒問暖之後

引來一陣山村震撼

哽咽中

古木橫七豎八

矮樹叢林，攀登綠籐

早已陪葬於銷聲匿跡

一棵本是小生命

從大樹頂端翩然落地

或是風雨與共

從土壤 放眼世界

佇立大地千年

無悔無怨

怎知唸過梭梭經文之後

驅幹各異

圖個不祥

(砍伐後的儀式)

一場火化洗劫

山麓留下切口

每當夜黑風高

螢火閃閃

沉浮不定的咒言

聚散無從

催人 難入夢

把窗關好

驚悸午時已過

六 月 五 日

今晨是否

煉個艷陽天

試圖在這遼闊熱帶雨林

飛越過



23.12.95 凌晨三時改過重抄

22.2.96 二度重抄

(深夜讀之哈佛大學一篇報告：在馬來西亞一片 25 英畝熱帶雨林，竟擁有 750 種不同植物；而在自己日記扉頁注著：別忘了 6 月 5 日，正是世界環境日，人類的口號是：為世界環境而團結一致。)



向千仞揮一揮手

且允許高山聳崖俯視
縱放流水淙淙溪谷
留鳥於林中
為我啁啾
寄花草風語林陰覆下
讓我們
腳踩泥土，汗滴陡途

林中晨霧
招呼青苔
尋訪兀立古木
偶而或嘆息，為斷枝殘臂遺言
且讓野胡姬
譜一串隨風飄逸
輕撫
百年雷劈刀痕創傷
無知貪婪
綠意強遭噬食
哀默、肅穆

觸目心驚

於陽光下
偶見新芽自老幹上掙扎
(人間有煙火)
猶似風中殘言
力圖揮走寂寞的喧嘩
向千仞揮一揮手．．．

(行於前邊原住民嚮導告訴我，眼前每一株樹都有鬼魂，當樹砍伐或枯萎時，也正是山魂離開的時刻，也是人類承受自然咒惡時。湯里比威嘆過“這個生活圈是不完美，生命將痛苦引入其中，意誠則將罪惡引入其中”。)



幾時再撒野

(在菜市上，見到一束束枯乾捆著巴姑與米廉我想及．．．)

曲卷著身
在芭場里撒野的蕨
暖了我們孩童的心
山里幾時野果成熟時
回程順道採巴姑和米廉
鄉野多菜肴
採它，炒它蝦米辣椒和三末
赤道風雨味道香
看它
一株左右張開葉子蕨
立於晨風中
如入禪境似
許多小腳踩踏野草擠聲浪
風雨
就是衝著它而來

180298

一次橫渡的聯想

深夜來到砂拉越河，見到一盞小油燈，
置於舢舨船頭，橫渡而過．．．

一次的橫渡
在寂靜沙沙的水寒
以咿呀櫓聲
呻吟於船尾



一次的橫渡
穿梭河的兩岸
載夜色濃濃
以苟延殘喘
唱一唱
歷史的哀歌
你曾浮載
火焰燃燒的憤怒
在那刀頭舔血的日子
跌落河聲的頭顱
染沾香的詩與酒
干戈相對
滴滴流上



英雄血
令人感嘆的陳列

當你呻吟腐朽
被送進

「古董厝」*

可曾想及，歷史在回魂
考古時日正不遠
在那血染的風采
歷史嚴顏
將譜上新的扉頁．．．

*指古晉博物院



在鄉村．．． ．．．八月之旅

屹立於風雨中
為了驅趕那吱喳的流言
以播種心情
染在寬袍和扇袖中
僵以身架在期待
成熟之秋
只是
以翅膀為題的飛蛾
依舊進進出出
飽食之後
留下一湛藍的天
後然
遠 走 高 飛



是雲
把水鏡清澈複印
峰的遠處
曝曬江水悠悠
在調動
樹的遺體，被載成一段段



循著水流
載到遙遠
取代
卻是杯小 血汗的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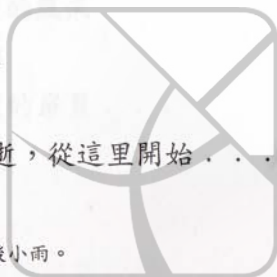
河澗背面
靜畫了
花尾背後山林心事

葉黃葉落

訴說

“歲月流逝，從這裡開始……”

3.11.91 午後小雨。



雨點滴透密林綠卡的時刻

逾時火藥

拼成舊式英雄熱烈

驚悸地

編織冷冽的雨

叫我逃亡，翻山越嶺

生命讚美

對我

則是腐朽的神話

陽光

令我夢魘嘔吐

嚇醒當我靈魂瘋狂



愛

溶在槍林彈雨中

讓我碎屍萬段

挖一乾涸歷史古井

繼續接受

一潭絕壁的美語



前夕

洪水浸在北國的時候，赤道邊緣
釀成過度的煙霧迷漫，有人責怪，夏日的悶，卻是來自加里曼丹森林火海的推進．．．

說是

加里曼丹森林女妖在煽火

驅逐3天的湛藍

令人意氣欲絕

卻是

橫飛口沫

跨自酒樓的播音器

吶喊也嘶啞

“我們要把土地，歸還給人民．．．”

滿足掌聲，還是那麼熾熱

脆弱的陳腔，來自大海彼岸的狂言

過後，嗖，嗖，嗖．．．

一列摩多西卡心事

熱烈在鬧市推展攤間

載著“憤怒和發洩．．．”

企圖尋個粉身碎骨

閃，閃，閃．．．

那不是
昨夜街頭舞會的小子
來來往往

狂歌熱舞搖旗一族
來自烏也路卅里風雲
爭執仍然劇烈
掩蓋了長屋上空
火藥味，矜矜矜矜
朝秦暮楚的過客
期待擠進路過
停下落車的直透巴士
贏家興奮在熒光幕前
難得五年一次
再為自家荷包扣響
尋找平安石落
在萬字多多之前
抒文一把
他媽的熱烈
那管
誰是下一屆代議士

換畫前夕
有人落淚，劇終，幕落徐徐．．．



阿Q英魂不散

“廿年後又一條好漢．．．”

陰魂不散

來日後遺症

12.10.1991 凌晨



午夜西斜

午夜已西斜
才揮筆寫
你的百年哀哉，不絕於
枯旱

不為電所擊，不為洪水
所葬

卻傾於斧伐 嗚呼
皆因百年之齡
歷史已寫盡你的劫數
斗膽砍伐者，皆因上蒼
所託

於是梓里的涼溪
初時尚納入古老傳說
如今一片驕陽肆虐與曝曬
只是你那火熏的樁頭
卻破綻以綠芽生息表白
尚未深眠不醒的惦記
只是落寞孤寂故鄉情
仍悶塞心緒
幾時爽人夜風
再度搖成綠影濃蔭



唯有借苦索一斗室心祭
月上中天把屋脊瓦楞
掩起迷漫景致
舊月的追憶

後記：三月回鄉，正是
達雅人砍樹燒芭的季
節，一陣燻焦泥土味，
撲鼻而至，並不感到芬芳……



長橋的午後

擁在濁黃山與水

試一試

再度撫摸

這一草 那一木

穿著木屐打著長橋下的浪吟

狂跑歡笑

猶如少年一十五

歲日坎坷的風雨

顯然無否信故人

笑問客從何處來

驚悸

昔日板脫釘落的木橋

已成鋼骨水泥的憧影

只是

隔絕幾十個

三百六十五圓缺時日夢魘

偶而

蹣跚於響有鄉音

彷彿時光倒流

長橋的午後



人流混雜

依舊聽到

你滔滔不絕的絮語．．．．

對千的耐更

木樓山貴既森新

結一結

難離難再

木一聯 草一豎

仙歌拍子舞具聲作舞本藝有

笑舞張狂

五十一早屯時節

西風怕秋光日萬

人姑語否無然隔

來與神外奉問英

執書

斷本姑款供難離日昔

澤斷語孤本常離與占

吳只

盼十幾思開

翠毫日和絲圖正十六百三

而獨

音舞亦舉茲微騰

絲圖次和著沙

對千的耐再



岩石看盡倒影

薄暮穿過長舟
這裡拉讓江盡頭
亂石隙縫躍出戔舌
弦聲察在沙沙滋滋

水已淹及船頭
又波及彼岸山林一半
旅人在問，時間還有若干
不見‘日拉岸’回聲，卻聽蟬嘶一響
驚覺冷風拂面的梵唱
山擁在山的倒影
醉得難分難解

旅人
是否帶來一把傘及詩篇
給遺忘的歷史
悄悄帶回這裡，把水注入
草木已枯黃

岩石看盡倒影
歲月回頭
只是一道黃昏日痕的落下



(後記：曾與友人赴深山內陸，天真的尋找失落伊班頓文學，驚悸那已是一段漫長的時日……)



南中國海的誘惑

生命里註定有海，而不論在彼岸或在此岸 ～余光中

飲盡內陸長河
醉成滿天似浪
天地要飛翔，風是翅膀
大海要繽紛，浪是花瓣

每吞一日落
總吐雲彩片紅
觀海 論海
千波萬浪，何止波光煙雨



只懼一天
風景的殺手
殘暴地對待這美麗的海灣

走入你的湛藍
那透明的空寂
折形成風
在水平線的最後
人



去
星
在

94 年第二次遠赴沐膠攝影之旅
重抄修改

8.8.97



隔岸觀火記

(浪花淘盡英雄淚，是非成敗是場空．．．)

鐵戈旗下的夢幻
是否於太平洋邊緣
再度揚起
椰雨蕉淚
欲把海上翡翠圖染危城
嘶喊與槍彈對制
人人是暴民
逃亡在即
茫然若失
“這是最後的斗爭
團結起來到天明”
為什麼
同一旗幟下
情系不同命運
烽火隔岸
驚悸已是青鳥的迷惑
獻一支橄欖葉枝
也救不了
紅白旗下



污穢歲月
 椎心泣血
 已是沸反盈天
 有道是
 正氣來自山河力量
 端來
 一碗新湯舊藥

20.5.98 覺醒日

*鐵戈是四十年代星馬詩人，他的詩集《在旗下》曾於1947年在香港出版



夢里含笑



夢里



童年

在那傻呼呼的歲月
黃土是路
河仍在兩岸間流
我依舊是那小孩
每天晚上
坐著庭院
期待月亮由樹梢升起



童年、滑跌一跤的經驗

只因木屐與石階的齟齬
雨 一直不停的活躍
惺忪釀成的日子

沿岸抵達不到鎮城
陽光失落在鎮外
明媚也供不應求

雨中行 夠寫意
但須越過一片姿意的橫斜
在破傘接成下
讀一行 行
淋濕

奈何推不開
沉重和斜刺殺過來
的偷襲
旋轉於時空
踢不開
雨勢依然急進

一隻木屐踏在叫喊的泥濘

無意尋出

滑跌一跤的經驗

連續昨夜的失眠

笑含里夢



夢里含笑

(昔日舊屋的一株含笑，大約已有 30 年樹齡，如今隨著地方發展，母親逝世，早已不知去向。不過含笑的花苞，卻像未瓷定窯中的牙白，透一點磁黃光澤，讓我尋覓夢里歲月。含笑一開，帶來密密麻麻顆粒，任開自樂，一經搖曳，紛紛謝落，剩一根雄蕊的蒂，期待結果．．．)

含笑盛於碟子
供於佛前
馥郁濃甜
透著顫巍帶淡蕊心
使人想及
潮濕午後
醞釀高音極限
疲憊河光粼粼
閃爍著菩提下打盹恆河
摺疊花瓣
每一疊都有它的笑靨
細訴風雨的溫馨
人世與天界的花香



感言

寫在父親節

只因木屐滴達聲
幡然翻身
石街
泥濘腳步都壓過
步向對街咖啡攤
父親昔日的背影

如今，燈枯已盡
一陣飛砂
抄起記憶
腳前
躺著卻是枯葉的廢堆
昨夜驟雨頻頻而過
殘淚似落的西窗

在街道轉彎處
似乎聽到
喘息和輕嘆
卻是逐漸亮起燈街的昏黃



攤開心語，心言

暗淡陋巷

依舊狼狼殘殘

我仍然在編織

昔日的意念 難忘在這季節

試圖 抹掉

淡淡泊泊的

斷垣

殘壁



說及母親的斷篇殘簡

不觀雲看雨
只擔心天花板上
積聚的塵埃
是否欲用
毛掃來清楚
一聽響雷
飛奔出去
不在殘荷敗葉
而是關切
曬干衣服
說及看電視連續劇
也是漏了一大段
休息中
手里還在縫縫補補
睡眠中
也常扣訪孩兒半夜寢室．．．



20.06.99 父親節

母親在我印象中，始終是一本殘缺不全的回憶，猶如空雕虫篆刻，綴斷簡殘篇．．．。現在身為人父，依然忘不了母親昔日的斷篇殘簡。



端午節

揭一山岭心扉
尋一艾蒿
挂于窗櫺
只為驅瘟辟邪

繩子拈來，葉子攤開
試圖包上坎坷歲月
傾聽
矯龍竟渡江上
彩旗飄揚
在鑼鼓喧天中
正重演歷史汨羅江
屈子祠呵
烈火釀著
那一場忠奸勁舞

(舊曆己卯初一凌晨)

端午偶感

詩人

每年我們循例吃粽子

那只是

為撕一頁日曆的藉口

那五月初五又初五

歷經千百個循環

還不是

楚國早逝世

朝代換多少

不過

劣根精神依然在散佈

不在傳說一縷英魂

擁著 浪潮滔滔

煙霧依濃汨羅江



這裡歷史檔案

難尋“離騷”“天問”和“九歌”

在後幾頁史料空白上

縷縷瘴氣浮著

曲身躺著空白的突破

主題是離了魂斷了根

自翎優秀族群



以滿足懦弱的無奈
只為那
欲倒狂爛的衝擊

三閭大夫
是你那
一縷英魂的庇後
為我們
重新不翻歷史
以簡單工具
在沙漠另砌
一歷史城

詩人
歷史若再重演
肯定
你將作另一抉擇



七月冥紙

(報載：市民受促，勿在公眾地方焚燒紙錢與垃圾．．．)

殘餘紙灰香燭的昨夜

祭的是孤魂

留下

晨風吹後的飛揚

污染、衛生

塗塗寫寫×路×巷×停車場

踏過七月老街巷尾

毛骨悚然的夜吟

依舊一句老話

“平生不做虧心事

夜半敲門心不驚”

是那微弱

人潮急湧，緊急煞車聲響中



盛會

藍天是掛鉤
系的是
串紅的赤心，伸昂於塔頂
嘹
劃一火苗
炸出紅的歡呼
一連貫
響徹
震盪
於雲層，江河
千片紅盞
迎著朝暉娓娓飄下
撒下赤的音符
美的祝福



肩拼斜暉
廟外人潮抬進金身
鑼是熾熱
炒的是赤膽的呼喊
沖而進，繼而退
火速的連貫

真執的默語．．．

何方神位

報上名來

眾神有禮前來祝壽

昂坐廳堂莊嚴

嚇嚇朗聲

面呈慈歡

於

煙火紅媽的一剎那

散

火龍瑞獅喧鬧的繽紛．．．

(寫於大伯公千秋聖誕觀音寶塔落成激情之時)



掬取歲月印口

天空掬淚
暮雲也疲憊開始
那屬於非常東方時節
在市囂與塵埃中已抖落
冒著風塵趕來
歲月搓走多少
也搓過晶瑩歡笑與失落
一碗碗大小圓滾白玉團
在貧脊心田掬取
究竟也是心酸淚痕
來龍去脈的城垛

丁丑年冬至夜晚
白玉團是湯圓的別稱

有關月亮傳說詩抄

伐桂

他進月宮

比嫦娥要晚得多

而且

他犯了錯誤

被罰在月亮中，永無止境帶動

其實一般神仙並不一樣

是否

因為李白的一句話

*

(他指吳剛。在西陽雜俎中記載：月中有桂，
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砍之，
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漢人．．．。)

*指李白的詩〈欲砍月中桂、持為寒若薪〉。

搗藥

早在西漢、魏晉期間

你職責開始

就是 搗藥



傳說中

戰國前

月中有兔

並不包括有關你的 毛色和職責

後來

才有〈月中何有：玉兔搗藥〉*

可見〈平凡〉

並不始於今日

*取之晉朝詩人傅玄〈疑天問〉的詩句



偶遇

記陋巷一賣字畫的老人

一揮筆
觸不到彼岸的
繁花銀樹
一撇
塗盡歲月茫然

在那皺了宣紙上
一濃一淡
盡是
烈日下的詩意
風雨中的豪情
延續著



只是
剝落層層的
盡是生涯中
苦與酸





不染

無聲風景

浸釀於泥潭沼澤
讓脈絡結紮流通
藏以尖銳利刃
怨怒積得深厚
日復一日，漿一加濃
讓生命吐以芬芳
於月白風清情懷
一攪落在
泥塘漩渦
出泥而不染



15.5.1993



無聲風景

千山萬水也走過
卻沒見過唐詩境界景致
起伏激艷水光
體貼墨包蓮莖
參差出水
鮮綠荷葉
往上簇擁搖成生風
荷花景色
襯著嬌嫩后面
野氣橫生蘆葦之后
即是
一片空曠渺茫天色
彩來雨時
水面蕩出
一圈圈
紋路細緻
漣漪．．．(060299)

望及神山

望及神山

風雨中的濃情與焦慮
掩蓋不了思念與怨懟
於是凝固成石
在長河的永恆
尋時間一滴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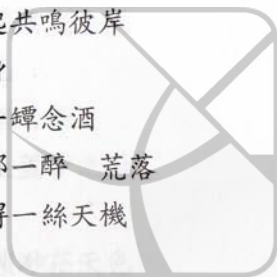
遠方望及
面鏡似一灣水
照著妳容顏憔悴
失落青春

誰在乎
你的傳說
曾呼之雙目的灼灼
穿過雲，一路呼喚
攀過山，飄過海．．．．．



雨後・午后

尋燈捲入
只因掌不起那夜的嚴寒
偶爾拈來一笑
也許能收回會心眼神
撥弄幾句
似花非霧獨白
我可引起共鳴彼岸
毅然抽身
只為那一罇念酒
恰似在那一醉 荒落
是否引得一絲天機
而後
安穩地掛著命運臉譜
再也聽不到
窗外午后風吟
卻又
過早地掀起自己的底牌
而抱怨
輪盤絕情



情詩未寄

書案寫詩
而忘了日期
偶而提及
每人都擁有這一天
我卻迷失
墮入自己的時空

自嘲並非快樂
每當寂寞
感覺總是被無言冷漠包圍
渴望只是這片斷
毫無裝飾天真言語



記得那天
風把霧吹
送給你的淚 我不在乎
只是那粉碎的愛
沒有抹上永恆的虛假

昔日激情 存在與否
只是
濃鬱的哀愁



什麼時候
一個不願點上的休止符
即成為一個失意的眼眸
僅有枯竭的獨白



心事二則

以乾枯生命
浸在狂叫沸點
沒伸訴，沒抱怨
默默地
蜷縮在身軀深處
以壺心
逐漸舒展，散發芬芳
回到原始寂寞
傾訴 那淡淡
褐色心事



妳以輕足
捲起蓮花碎步水紋
多霧林間
掀起妳的衣衫
遮住我的凝視，漾起雨後心情
順著月彎起落，拼成遠山天色

令我
忘了酒的存在
卻橫豎日落之後
夜梟出沒時刻



與妳

開始傾訴

如何在月色中

尋找七星斗的方向



一壺濃茶是昔日風雨

有人就這樣當了

色澤與線條

款式與花紋

搖曳著

晴與雨的交織

潮退汐來的幻變

你那舊日斷簡殘篇

令我想及

那扭轉乾坤的年代

180 度的旋轉中

淡淡揚起

被遺忘了

六十年代風雲錄



深夜桌前杯茶著心

往事凝結

彼此招呼長嘆窗外

挽不住歷史

卻留下少年般的情



(深夜細讀詩人舊稿，好似古人用竹木片及皮條聯起的文字，「九百年的雪泥都化盡了，留下了最美的鴻爪，卻令人低迴……」)



再度吟別

窗外搖曳的微風
在我們談到
去國卅年
五千里路雲和月

本是擊撐激昂的高歌
卻跌落迷失的沉默
各別凝視
心中燭火，點點滴滴
明朝他朝天涯我往海角
跨出這門檻
霓紅熾成門外的天空
火燭卻單留心內

“我要像一支燭火，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前言戲語
猶在身中
在那刮風停電的季節
已非陌生
唯在酒與淚中



尋求
傳統詩詞，定情寫意
輕吟
蠟燭成火刻骨相思
燈前西窗 滄桑感慨

夜光岩岸冷冽
細讀海浪和星子
期待冷雨和窗
案前螢螢的時刻．．．

後記：曾君去國卅年，再經風霜才歸故土，以“探親”身份探望年老多病父親，就在他再度離去半個月之久，於報上讀到曾君嚴父的訃文．．．

行腳者，只買一只風燈

歲月悠悠

你在遠航，我在靠岸

在那逆流的長河

我們曾傾聽

空懷落地的鏗鏘

郊外守夜小河淌水的寂寞

平凡，平凡

踏實的風雨

何嘗不是流彎的歲月

有心無意

曾留下

心靈的真摯火熱的誓言

讓時空

於月黑風高的夢迴

經過長空，一瞥

買一只風燈



在縫補雨漏的歲月
尋求流水潺潺的時光

1.5.1990



髮髻

描一暴風驟雨
黑在挑一小盞燈
暢讀
六十年代 風和雨

攀過歲月卅個峰頭
我們彼此凝視
髮髻
幾時鬼鬼崇崇
早已驅遂山頭黑族
醞釀著秋後蘆花



他已把 詩
投入烈火溶爐
燃練一鋼刀
刻在繆斯的殿堂

我卻在
兵卒倒戈中
力求 詩年輕
髮 即變白



后記：詩人吳岸七月來拉讓江畔論詩，匆匆，承蒙贈書數冊。



峇都吉當河 · · · · ·

聽雨在遠天
颯颯三兩點
打在綠葉上
寂默叫醒來

皺面河紋中
偶而再添
銀珠 迸跳

曇花一現
疑是
繁弦？急鼓？
隨著屏風煙翠霧壘
帶來溫風
在衣襟上

看他划子橫在渡頭
槳起 微風細雨
就沒見
他一領簑衣
打船划開



撥到水沫花外去·····

五十年代末，與穆谷〈鄭和貴〉共赴碧湖一遊，路經峇都吉當渡頭等舢舨，至今印象頗深。後失去聯絡，聽說他早已〈北歸〉誰知今夜於文藝資料中，偶而讀到他的詩篇，他原是早年〈拉讓文藝〉的耕耘者，六十年停筆，八十年代末病逝。



四十年來，聚一聚

挑燈細讀

夜嘯嘯

引來潮去

翻去汐來

因我眼眸含著淚水

只愛這土地深沉

挨過人生歲月風窗

細數浮光掠影的歷史變遷

四十年後，有誰料及

區區揮撮一小旗

充當得意過街老鼠

已是事倍功半



問我愛國不？

只因＜愛國主義＞卡拉O.K

伴唱了半世紀

大地主人依然不是我

祖國，你愛我不

我愛祖國

當她名字被塗抹非常時期



在湛藍天下

廣闊海洋和森林

山明水秀的倒影

還有

辛勤勞動人民 · · · · ·

只惜古今微風細雨

在這可歌可泣的土地

遂漸流逝而去

夜半夢魘

看盡山河容顏

昔日桃花

塗得一片眼前漆黑

看風不笑



這一代人

愛扮心境倒掛嘴邊

就是砌成歷史碎片

也是人云亦云的應聲小唱

有誰問及

熱帶雨林命運的謊言

寫於 97 年國慶節前夕

後記：(1)讀報章一專欄，言及剛買插於車頭小旗被偷，而引至愛國無門遺憾的
假設．．．

(2)路過尼泊爾西藏難民營，見一西藏老婦在編織地毯，問及馬來西亞，她以羨
慕眼光瞧著我說：MALAYSIA IS A NICE COUNTRY，令我感到震撼，想及當年，
她抗暴遠離自己國土，是叛國，是愛國？心中不禁黯然．．．



停泊，成了河的休止符

～路過拉讓江上游一小鎮

江泥淤積
不問何時
如今爛灘
已露出千里的囂張
才驚覺河床日淺時日
濁渾水位早已杜絕
長舟與舷外摩多的造訪
河的停泊，成了休止符
小鎮命運早已定奪

碼頭，你已面目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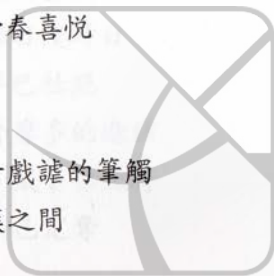
輕嘆
救不了你的明天
遷移
是我們唯一的無言對策
幾時
再能找到清澈的水源

山明水秀已產生了危機，地理環境也影響人心真善，地靈人傑也成了我心中美麗回憶的港灣。



試寫天堂鳥

爭脫不了千年的咒障
被詛為一隻永不起飛的鳥
修長姿采
即是一根柵欄
困頓了展翅欲飛
在那里
無法聽到啼春喜悅
喚偶急卻
萬物身影
多有造物者戲謔的筆觸
禁箇於花簇之間
天堂之路
是每朵天堂鳥的訴說
偶而被採
包以人間一符
運往花市途中
多想在繩困
奮然而去
一陣風
了斷心願



在澳洲悉尼一花市中，見到一串串待售天堂鳥。據說她們的老家是在印度尼西亞的熱帶雨林中，在墨爾本一戰爭紀念碑見到“BORNEO WAR 1962”字樣，令我想起家鄉的天堂鳥。

96 年於墨爾本



在流放的恍惚中 · · · · ·

我愛的琴聲
只譜於歌舞昇平
志在風花雪月中
若是
家鄉土地燃起
災難火焰
我的承諾
也告迷惑
只因
我的青春歲月告白
沒有祖國，只有故鄉



我自認
只是這愁城一過客
待煙消雲散
我會再度造訪
尋覓那失去的笑靨
請原諒我吧
滄桑土地
我悔恨魂魄
夜夜歸來，踩在白堊與黃沙

在每一個 恍惚的剎那間

(寫於空氣污染指數 839 點的緊急狀態后，一隻飛自西加里曼青鳥橫屍門欄的時刻……)



別問我身上輕波 向
陽光莽莽射有天地
在細長生活的沉澱
推擠得起
那沉者記憶
凝行，是否無畏的飄遠
心魂
有詩下四分鐘



拆翅之後

渡舞之後
江水泛成了回憶
曾試飛
在那緣意濃濃泥濘
每提起你
像在那遙遠江畔的傳說
順波浮來載我舞著腳步

只有那次
拆翅之後
不能飛，更懼水
誰能信
在這廣闊的河上
你曾
漾漾地飄過．．．



螢也低飛

趁著夜黑風高
你來照我螢火微弱
在這沾露的草
泥濘無語

讓我躺在這裡
是那幼芽嫩葉
穿過我軀體，開花，成長……

且讓青苔細語
把我不眠來遮蓋

別問我身上輕波 向
陽光芬芳別有天地
在細長生活的沉澱
誰擔得起
那沉重記憶
飛行，是否無奈的軀遂
心境
有待下回分解



(後記：晨讀雁程「飛行的感覺」)



曾有過這樣一個雨季

犀鳥鄉的昔日
曾有過一陣這樣的雨季
陰霾的天空、泥濘的土地
我們該擁有已失落
(我們該失去已不在)

那年
雨絲載著年少不知愁
妄想一燭火紅山林
豈知
夢也無法現實
曲折人生卻帶來了
歷史 搞風搞雨

你卻揚言
這河上曾載過千萬船隻
豎起詩之帆
燃點
碧空過境一片雲

風在輕嘆、雨在飲泣



在這難忘季節
歲月河流潺潺、記憶悠悠
你已是
換來青絲梳來霜白
狂言只能輕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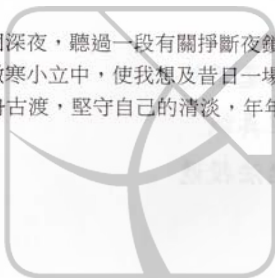
跌

落

歷史長河 驟 變 中

后記：卅年後於拉讓江畔一個深夜，聽過一段有關掙斷夜鎖曙光的神話，第二天凌晨最後一盞燈熄了，在微寒小立中，使我想及昔日一場故鄉的雨季，港灣的寂靜一如所有被遂放的小舟古渡，堅守自己的清淡，年年如此。

30.4.1993 深夜



試寫一封月色

徐徐展開
在心靈的夜晚
似緞
美如霜的光華
遲眠的你
是否見到

全然攤開，毫不掩飾
只知 赤坦真誠
不封緘，無法投遞



以月為証
試寫一封月色
剪裁以河流，分段以山岳
一座座高山流水
則成斷句

不能言及的心語
你我含蓄與隱密
掩不住夜色的美
詞句也無法選擇

沒趕上港灣的日落

傳說你藏有古老的夢
在這河的流域
一滴滴 黑積河面
柔柔從而滾下

只是時間一旦凝結
一個午後繁華
沒有喧嘩 愜意又自持
在那歲月流長
只挑起一季的禪

一朵天外的雲
卻有意
扮一扮瀟灑
想來
只是浪子心情

至於沉澱
一切該屬於沉澱

其實倒影下



另尋私闖入原是兩種
不同風情

沒趕上灣的日落

爾爾提及

絢爛

已是落日的黃昏．．．．



夜渡無題

幽思

風吟低飛過江
顯示盞盞螢光
我眸池中的星子

潮來未及時登上渡輪
潮汐卻想自製一葉扁舟
心中有歌早過時
輕吟一曲，和音是誰
唯有於沙丘
留一失落足跡
算是擺渡的沉吟
待拾起醉了的槳
正是
寒音傲骨風起的季節



啟齒

在那久緘口之後
為了塵衣每一件的破碎
那傷愁的年代
將垂死的皮囊
鑲金畫壁
獨吟
我是詩人

然後
隱藏燈光
將無情之夜遮蓋
回首昔日古井言語
噩噩，渾渾
寫下苔痕花季
把別人
寫入詩頁最後一行
卻是
那灼傷歲月的主題

葉落偶感

登樓望遠

葉落 的聲響細心傾聽
搖成掌聲颯颯 的風聲
回首 寂然的舉止
只不過一場雨，清清濁濁

葉落 的聲響細心傾聽
留下我行蹤
那是腐爛成浪的昔日
空殼早遺留
等待另一次的突變
恰似蟬鳴 的天聲
歌入千山萬紫
燃然迸裂，復燃的死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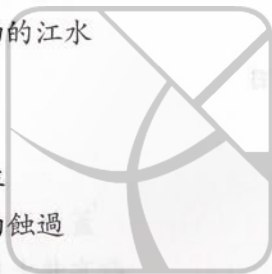


向晚登塔

凝視
被后羿射落山牆外
雲中熟透紅一粒

鏤登上寶塔
試目 以一長竿
伸向蠕動的江水

欲將
落日釣住
在蘆葦雨蝕過
岩石上
斜風中



街頭詩抄

時間的趑音細心傾聽
好似來自遠方的風鈴
在那歡騰的舉世
濁黃逝水東流
卻是
古老街場午添熱鬧

數年第一次相聚
總要
淺藍的傘一頂
撐開清澈的天藍
微風披一笑靨
在古老街道
人潮洶湧激情夜
頂著
來自四面八方
再度的怨言和期待

舞在街頭
好一個大節日
不相干的主題
矮了半截老樹



再次亮相，齊唱心連心

雨後播散吟哦

泥濘佈滿水路

唯有

樹群遠飛

也在佯裝不知趣的惑惑

圍繞著重覆的話題

唯有土坎張望的幼苗

也顯得無知當好奇

讓聲浪（心連心）

把歌置於起程的遠航

緩慢的駕駛

避風塘

又是承諾

在那傾斜的季節

種植綠青

長河，是否

拒絕所有的流動

凝固，卻是古舊的夢幻

我們狂歡，只在今宵

那是舞會街頭

遙寄

最後的卡拉O.K

接過人群疏離的空氣
仰望企不可及的晴空
想像不知如何展顏
與結局無關的劇情

一刻靜

紙月照天虎渡酒地
縱有古代的雅俗
不著邊際，遠遠接近
那才子佳人
落在時代的背面



蘇立過前無黑
鹹白鹹氣正白
出出點點香針
靈針靈針靈針
中間空卷

影影的台影和空下風不
五楊白涼軒
中樓窗風大
滿船天空鼓鼓
國舞舞九九對十對不並
哀怨入窗
靜靜靜靜靜半靜
幽幽音琴



臨時舞台搭在停車場上

黑蝶徐徐在飛
台上黑臉白臉
忙著進進出出
黑道白道唱些什麼
在喧鬧中

只知卸了裝的花旦
卻是青春年華驅逐
唉，中年人．．．．．

唱戲和看戲人數一樣多
小孩卻是滿場跑
年輕人，那里去

不見了兒時舞台的璀璨
神廟也擠在
大廈魔影中
鑼鼓喧天依然
抵不住卡拉O.K的橫闊
使人想及
那半閑繼繼續續
琴音幽幽

知音人，何處尋

淡漠人群疏離的空寂
仰望企不可及的時空
想像不知如何展開
與結局無關的劇情

一剎那

紙屑與果皮灑滿地
擁有古代的推移
不著邊際，遮遮掩掩
那才子佳人
落在時代的背面



後記：有人提及酬神，這廂馬上指定，也不知準備什麼戲目，反正都已準備。



24.10.1995

古達鎮的上空

時間:10:03AM

雲空在拔河
手舞足蹈
黑夜顛覆白天
燻黑兩分鐘畸戀

任憑專家儀器相擁
照個端睨
或
冠於知識對未來世界奔馳
表彰上帝權威的任信
肯定四十七年後
歷史重演
太陽再度塗黑抹臉
對於上帝威力
人類再次
顯起弱小震撼

其實
歷史，無非一夢

多少浪子歌泣
最後江湖佐証
落一鴻濛老太陽
一抬頭就面照蒼白山色
面對
雨林摧殘
試核污染
劈頭一句毒咒

30.10.1995



戲之幻影

即是奸臣，出場也不必勾險

只要穿起朝服

似摸似樣

一樣過關斬將

兩將對峙總是

刀對刀，槍對槍

一樣唱得高昂

反正

麻木的才子佳人，公侯將相

終是曲終人散後的

一片幻影

卻苦了那些龍套滿場

咚咚鏘鏘．．．．．

福州油傘

鐵門生鏽

扭斷了鎖匙才能擰開的舊日

以枯萎長春藤

撥開

歲月的驚嘆

熟感在過去陌生的今夜

卻遙遠又親切

如今

湮沒傳奇

砌成傳統的迷失

浮夜木屐聲

傳來自童年的遙遠赴去在年華

只有一種油傘依稀掛著記憶

來自福州

支撐著舊舊雨落的喧赫

雨點不論多大

一落傘頂

便碌地

躍成水珠

隱

下

長絲垂來



遂想長橋昔日
走過板橫釘落的輕嘆

一抹
窗的夜色燈昏黃
傾訴井底潺潺流著
佈滿汲水人們的腳印
在那長滿青苔口井
為古老故事
留下點點
夢中殘荷

(後記：小時候家里窮，母親以五元錢買的油傘，卻被我在雨中遺失，回家重重地被挨一頓，後母親也哭了，每當細雨總想及那一場滲以淚痕燙傷的福州油傘)

明天彈起你的沙貝琴

我們蘊釀了寂寞
只因一夜風暴
我們跨越雪霜
只因歷史一頁
詩 管不了
抗洪抗旱兩艱難
(只因昔日誓言
要你挨過八年鐵窗風雨與共)

詩人呵，我不怪你
今夜放下你的東不拉
明天彈起你的沙貝琴
至少在這一度被稱為薩拉瓦克的土壤
醫治你的燙傷
再度
以血淚譜成新的音符．．．

24.07.98 重修

(六十年代，在這土地讀著你的詩篇，九十年代我依然夢迴你以歌以泣，談一心
聲淚痕，使我想及相隔一海洋，你昔日的誓言，是否遙不可及．．．)



舞渡詩畫的凝結浮動的千山

你輕搖著夜色
在那一葉輕舟
划皺我心湖的寧靜

你輕刮西風
在那不輕意的扣問
捲起

舞步多姿恰似夜鳥
高翔深吻蒼穹
在那驚動的夜色
刮破
浮遠的山河

淚與血
那是林沖的悲憤，秋瑾的情豪

是月華的挑逗
在我心深處
撥一闌琴弦，悠悠，唧唧
那是黛玉的含怨，白蛇的真執

捲起圈圈
是秧歌競舞

群把眾星搖墮
匯成無數心燈
焚著
不盡言中的溫暖

以一支
反彈琵琶
編織了黃昏的絢麗
一側首
燃亮了天幕的星光
晚風引起鏗鏘琴聲
妳以細小的肩，舞著斜輝
古典的呢喃
是不歇潑水墨畫的生命
直筆渺長的煙霧

千色勾暮
勾起古湖的波痕
層層剝落，永不抵達彼岸
古敦煌的日落
是豪飲的斜輝
醉了的夢霞．．．

23.5.1990

觀看“舞渡千山”晚會後



那一夜 朗唱會結束後

那一夜
朗唱會結束後*
你們都急忙在覓找自己
台上的激昂，憂郁的詩章
隨著拉讓江汨流汪浪
逐漸在遠去



那一夜
朗唱會結束後
我們相聚才開始
也許詩章是一條緊扣的星河
你關切
熱帶雨林的哭泣
我言及
濁黃的拉讓江命運
夜已黑
你看不清河水的污染
且聽
利斧電鋸與雨林
低聲的哀歌

一段“吻印與刀痕”影印*

風風雨雨

呵！家國四十年

030599

指〈動地吟〉詩曲朗唱會及會上售賣的詩冊



祖父老厝壁上肖像

在小學禮堂
永掛同樣
昔日老厝壁上
漆不落脫的肖像
及其兩旁相關的對聯
每遇朝會
我們總是肅立向他
行三鞠躬
風雨不改地默唸三分鐘

在父親舊抽屜存放
來自唐山家書
總是貼著與舊厝相似肖像
幾時再度拉開抽屜時
老店早已關門
我也匆匆走過童年
只知年幼我們曾相溶於
先生
永垂不朽的名字
及那莊嚴的容顏

在一臘像館內

攜著幼兒小手
我們再度相遇
先生
已走出昔日相框
只要輕手一按
“三民主義”，“建國方略”
就自你口
滔滔不絕傾瀉在嚴寒冰冷中
孩子以握著可樂紙杯直問
那站立塑像究竟是誰？
孩子，我真想把那遺漏的
淒風苦雨歲月
補上
早已失落肖像故事
一絲不苟地編織
重新再度向你細訴



24.04.99

(讀林韻幗的小詩《孫中山》，使我感到在沒有可樂時代的孫逸仙，確是與我們有一段不短的相距．．．．．)



寶蓋下啟示錄

咒語一旦成百疾
再也擺脫不去
趕盡殺絕水深火熱
哦，BABE
誰也不在乎
人人面前的小可愛
活著本充當菜盤佳餚點綴的無奈
先生何苦一笑
鎂光一閃
也難安定民心
何來為著品嚐一口的承諾
落得你推我擠的狼狽
瓊瑤之餘
琴堂再難奏出雅音
族群命運卻銜成
黑手黨下
最後的祭品
有誰圖個水落石出
你愛心的黎明
救不了
我昨天黑夜一擊
竊竊的私語

020599 凌晨5時12分

要對人間的人說？

馬季詩集

(讀藍波詩篇言及：“寶蓋之下，如果沒有你，那有一個家”，使我想及人類命運有時也好不到那里……)

輕放千只臂品卸林為兒

人特

詩人

好言與君

要怪我樹人嗎？還是……

路小而事涉錢囊

長聖

氣落下就快經

重入理

山林一片要吹帆

四時節氣面面觀

雅在乎

那一筆帶回的

平重與詩

說言學屬

在道門丹



270509

心動所必動

在貴處門丹

若係照理

事非難辦今知

即此為華真善書

以共為

事非難辦今知

誰能修言與美林山



要怪砍樹人嗎？還是．．．

晨讀林金城三步詩：《喜歡天使的翅膀》有感

詩人

你在責怪

貪玩好奇的小孩

還是

教人眩目

那層圈圈歲月的坎坷

打從童年起

我們就為

那掛于樹上欲掉的萍果

擔心而擔心

我們也曾為

那把利斧

砍下樹頭故事

當著真摯歌兒唱

成長后

我們被教導

山林是致富的承諾

砍完自家山林
再舉斧揮向
何處是綠浪翻滾
微笑地
輕放千只膺品歸林鳥兒

詩人
要怪砍樹人嗎？還是．．．

葉落不說枝極
山林一片要砍伐
誰在乎
那一夢帶回的
謊言夢魘



270599



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別謔笑

左鄰右舍在囤糧

他們曾踏過

艱苦的卵石

在那風雨逃亡的歲月

豆腐與豆芽在爭論

自己身價的時刻

驚悸

牛奶粉已面臨杜絕的邊緣

猶記憶

路過郵局

仍舊有大批只對自己口袋充滿信心的信徒

在等待急提

年輕一輩到處尋問

「號外」是什麼

趁著海灣烽火의 煞氣

另一批

披甲上陣的股友

投入另一形式的戰爭

萬籟寂靜的前街後巷
正是大夥擠在螢光幕前
尋找
誰是這場賭注的
贏家

忘了
鳥兒摔自晴空
正是
江水悠悠，污染的時刻．．．



砂風吟

夜黑星空劃過
海般呼嘯不是哈雷

搓成綠洲
在那畫頭的遙遠
千萬個足跡也難填滿
砂飛石走
只為那不定的虛線

歷史新礙
在一個午後
歲月轍痕，疲倦不堪
成灰木樁，淺遺幾個

枯骨成堆
以半座江山
訴一壁半牆
隨晚風，呼落日
扯緊歷史風衣

沙丘



依舊

是一座解不開的結．．．



我不是黑鳥

(美聯社傳真照片，說明浮油已給波斯灣帶來
一場生態禍患．．．)

油浮粘滯

呈

海灣褐色

羽毛

早不絢麗閃光

踏上黑的行列，遙向沙漠無際

而

油粘折翅

不再展羽示飛

油倒水斷

決定墮海命運

海上飄來油網哭泣

風光不在昔日

海灣族

無辜的受苦

解脫



最後的喘息
以一種睡姿，被遺忘
連岸上的駱駝
也急起閃開

29.1.1991 重修

(詩成之后，報載海灣污染，二百萬隻海鳥將恐．．．)



請買一份戰事吧．．．．

總見到菜市清晨
眼眸乞求的報童
「請買一份戰爭吧．．．」

戰爭即新聞
追逐於蒼茫（飛毛腿愛國者）
浮沉究竟屬於誰
唉『Whoever Wins, The World Loses』

哀鴻遍野的冷冽
在瓦礫堆中
尋找殺手的幼稚
只是嚴寒夜深在沙漠
子弟兵，誰不想
那一場熾熱在佛羅里達＊

早報再三的叮嚀
欲知海灣的浩劫，吟風弄月在
今宵
晚報也有夜的呢喃
烽火觀日，告捷在早朝
彼此禮讓又關懷

新聞即戰爭

使人想起電子遊戲機……

23.1.1991 午後

*指一月廿七日超級足球賽



另類紙燈籠

夜太黑
風疾，掛不起一輪
明
月

紙燈籠
幾盞，閃閃爍爍
引來一陣詭譎
誅討

盜火者*
泣血高加索山崖
人間是否拒絕火種
嫦娥成了棄婦
在這節日
誤國誤民

星星之火，本可燎原
另類燈籠
為中秋賦上新譜



～戊寅年・中秋過後

*指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希臘神話的巨人，因悲憫人類而盜取火種給予人類，而觸怒天神，被困鎖於高加索山崖。



(那夜，春明調到西馬，文友著了最後相聚，他那三歲小女兒，忽然吟起，呢呢喃喃，有人提及吟詩怎麼不喝酒，她真的做了樣子沾了一小口，使我想及．．．)

見你吟詩時．．．

不恨古人你不見
卻恨古人不見你狂耳
你且細細品沾一口酒
一次至誠至聖
要人嘆氣三千年
醉一世憂郁

醉去了陶淵明
芳草繽紛
不以生命遂空名
卻要
忘了這紛亂世紀

只知李白
笑入胡姬的酒肆
汨羅江畔楚大夫
淚成湘水
截著漁父俚歌

我以杯承淚
祝飲這城市
眾神的居所
均能見到
欣欣草木，涓涓流水
於夏的夜晚
拾一繁星
順著江河千條
遂向海洋，願為月
著一次圓緣



風嘯過碧湖

～～路經石隆門途中～～

捲起歷史一頁
好似撿起枯葉一片
早已不清晰命脈
令我寸步難移

沿著這古老的地
可曾聽到笑語喧嘩
在那剝落山涯
依稀樹起燈張彩結
一片耀眼生輝的假設

多少精雕細琢山河
述說著
地底翻騰的熔岩
構成繽紛凝聚璀璨
凝固的古老民族尊嚴
付上血河代價
告訴在雨中，砂羅越河的今昔
令人沉思哀嘆．．．

無奈風雨季節
妄想淹沒歷史這一頁
讓殘缺不全言語

演繹著
塗 墨 空 辰

呆望山青湖藍
風嘯湖寒碧綠
似在呻吟
卻又沉默無言



也許
在那舒展季節
閃著深沾碧綠光燐
訴說這一葉殘缺不持久
將送來失落歷史片段
讓你
再作沿著嫩葉穿行
升起心靈錦帆

27.10.91 午後重抄修改

後記：曾在雨中路過石隆門，

當年以手遙指著石隆門禿山不朽旗杆共游的沈君則已病逝多年。



跋：為尋找一顆星

桑木

再次與繆斯有約之際，我深切體會到，對新詩的理解和創造原來是這麼的薄弱，因為六十年代的激情，早已遠離而去，面對眼前詩的境界，我是否依然仍像新一代詩人，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精神，完全擺脫了傳統的格律拘束，以絕對自由的語象，表達最真摯的思維和感情，不論在明喻，暗喻，象徵所表現的意象和情趣，都給予人以明珠翠羽般玲瓏剔透的精美之感。

為了尋找一顆星，曾經有一段漫長的時日，讓我探訪拉讓江之源，婆羅洲雨林的天然畫簾，於朦朧中攝取真意所寄，在一片自然山水中，好似面對黑絲絨上撒開的寶石，絢爛滿目，自然界的凌亂景緻也有其自然韻律，絕不死板，但有許多特別鮮明的意象，令我感到清新活潑，令人久久難忘，這就不是我們平常所說詩情畫意，感覺上有點類似古意溫婉的情調，升至我心中，卻是一股柔和芬芳的成熟，而我就在自然而然這般地應用生活經驗的感情，融入詩中，經過多方觸鬚的敏銳感應，而從妍婉中擎起。

誰知昔日深山探訪之旅，已成今日之夢，不過至今，我仍在為尋找一顆星，跑遍了荒涼的曠野，以真覺和幻覺的真實感，點畫出歡愉的人生旅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並不因戰爭而使愛破碎，願將詩美化再奉獻給痛苦人類，因為潑上色彩的詩畫，純粹自然的聲響，在詩人心靈中，永遠是最美的樂章（曲終人不見，江上數青峰）。

17.11.2001



版權
所有



翻
印
必
究

一次橫渡的聯想

ONCE IN CROSSING

拉讓盆地叢書 ①9

作 者：桑木 SANG MUK
電 郵：kelvincmsong@hotmail.com
出 版：詩巫中華文藝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ZHONG HUA
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http://www.sarawak.com.my/org/hombill/>

印 務：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MPANY SDN. BHD.
NO.32, TAPAH ROAD, SG. ANTU
96000 SIBU, SARAWAK.
Tel: 330211, 339066

出版日期：2002 年春

I S B N：983-9508-00-8

定 價：RM20.00





— 臺灣省立圖書館 —
CHUNG HWA UNIVERSITY LIBRARY



地址：馬來西亞雪蘭莪州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03-2333 8888
傳真：03-2333 8888
網址：<http://www.scripps.com.my/winghorst/>
JELASATUAN KESUSASTERAAN ZHONG HUA
8-10, JALAN CENTRAL, 93000 SINGAPORE
<http://www.scripps.com.my/winghorst/>
新加坡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PUEBLO PRINTER, COMPANY SINGAPORE
KOTA KINABALU, SABAH
SINGAPORE
PUEBLO PRINTER
PUEBLO PRINTER
PUEBLO PRINTER

詩人 20 歲……

詩人 20 歲，即扣問詩的殿堂，那時正值理想主義登場，多事之秋，令許多年青人一樣，愛扮撲火的燈蛾，試把青春獻給祖國。

後，詩園被毀，詩情轉入地下，唯有把激情交給婆羅洲熱帶雨林，於瑰麗的我國天然畫簾，試探深山內陸山水人物。

80 年代，與繆斯餘情未了，重新摯筆，仍然不忘背著相機器材，到處漂泊，和風雨為伍，在雲來，山隱中。



詩 觀

詩言志，必言之有物，絕對可解。

因此，寫詩態度必須立志端正，詩風純正，不著無病呻吟，亦不弄虛作假，才能到達遣詞用句，運象抒情，否則轉了一個〈九曲十八彎〉，不但讀不懂，也不可理意，皆因意象不準確，功力不夠，詩藝未精造成紛亂假象。

詩乃性情之表彰，思想的具像，其表現手法多端，因人才識，涵養氣度各異，惟一重點則是必然純正。詩，可諧，不可鄙，可恭，不可賤。因此寫詩，心正再立意，需智巧，卻不可追求刁鑽。因為，詩不是用來打知名度，它是一項聖潔工程，容不下丁點虛偽和鄙賤。

詩本無所謂主義，但在主義林立的世界，甚至出現有主義無作品的標奇立異，在這扮鬼嚇人的年代，我們不能不為詩立魂。一切流派至此，只是一種技法，一切主義光能視為風格。

詩乃從真出發，以善為手段，達至美而完成，否則其藝術生命，必然自我枯竭，自我死亡。

拉讓盆地叢書



ISBN 983-9508-00-8

